

7986

梁羽生著

風雷震九州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風雷震九州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

(第三集)

第九回

豪氣雄風交俠士
奸謀詭計騙兒童

三

第十回

黑夜荒山來怪客
黃童白叟鬥三魔

二七

第十一回

萬里雙騎追惡寇
千金一諾爲孤兒

五五

第十二回

虎猛鹿狡謀富貴
主驕奴妄氣英豪

七九



尉遲燭以劍插臂，朗聲說道：「尉遲燭曾傷了江大俠的千金，今日特來負荊請罪。」

第九回

豪氣雄風交俠士 奸謀詭計騙兒童

江海天這兩句話平平靜靜道來，就似平常和人當面對話一般，並不特別提高聲調，聲音却遠遠送了出去，不但門外的尉遲炯夫妻聽見，丐幫分舵幾十間屋子的上下人等，沒一個不聽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聽到的聲音都是一般大小，完全像是江海天就在對面說話。事後這些人談論起來，人人都感到驚詫。江海天內功純厚，比起尉遲炯來，又不知高出多少了。

尉遲炯大踏步走了進來，後面跟着祈聖因，羣豪都在緊張等待，看江海天如何應付。尉遲炯眼力何等厲害，一踏進屋子，已察覺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與江海天身上。他便逕直的向江海天走去，恭恭敬敬的問道：「這位想必是江大俠了？」江海天站了起來，還了一禮，說道：「不敢，尉遲舵主有何見教？」

尉遲炯驀地拔劍出鞘，劍發清輝，明亮得如一泓秋水，正是江海天那把裁雲寶劍。衆人大吃一驚，但卻沒人出半句聲，更無人上前攔阻。要知江海天已是武林公認的當今

第一好手，衆人一驚之後，人人也隨即想到，倘若尉遲炯意欲對江海天有所不利的話，那只是自討苦吃，江海天也決不用自己幫忙。

江海天神色自如，冷眼看尉遲炯如何動作。只聽得「卜」的一聲，尉遲炯忽地把寶劍插入自己臂膊，朗聲說道「尉遲炯會傷了江大俠的千金，今日特來負荆請罪，匆忙中未備荆杖，權且以劍代荆，自行懲罰，不敢有勞江大俠貴手。江大俠若肯恕過，我再說話，否則，但憑江大俠處置！」

這一舉動大出江海天意外，當下說道：「江湖上過招動手，難免傷損，即以那日之事而論，小女冒犯了尉遲夫人，小徒弟文雄也會傷了尉遲舵主，誰也不能怪誰。尉遲舵主如此自責，倒教江某難以心安了。」江海天這番說話極爲得體，一來爲江家的人佔了身份，（我的兩個小輩與你交手，雖然傷有輕重之分，畢竟也是彼此受傷。）二來點明了宇文雄是他新收徒弟，好讓尉遲炯憶起與宇文雄父親的過節。

祈聖因被江曉芙削了頭髮，尚未長長，以紅布纏頭，打扮得甚爲怪樣，聽得江海天那句「小女冒犯了尉遲夫人」，不覺面紅過耳。心道：「若不是我有事請求你，我才不來受你奚落。」江海天似是知道她的心思，說了那幾句話，隨即便給她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女多承夫人劍下留情，江某也在此謝過了。」祈聖因這才化嗔爲喜，說道：

「江大俠真是人大量大。」連忙還禮。

江海天掏出了一顆藥丸，雙指一捏一彈，藥丸化作粉末洒出，剛好洒在尉遲炯的傷口上，這是崆峒派長老烏天朗送給他的秘製金創藥，效驗如神，尉遲炯的流血登時止了。尉遲炯刺傷自己，以血賠罪，江海天則給他贈藥治傷，亦即是表示這段「樑子」（仇怨）已經解了。

尉遲炯將裁雲寶劍雙手奉上，說道：「多謝江大俠寬宏恕罪，寶劍名馬，原物奉還。那兩匹坐騎，已交給丐幫弟子驗過，並無傷損。」

江海天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寶劍名馬，乃是身外之物，無論如何貴重，總也比不上人。尉遲舵主，請恕江某揭開天窗說亮話，我要討的是人。」

尉遲炯說道：「這件事江大俠不提我也要提，請借個地方說話如何？」說至此處，便向四方作了一個羅圈揖，說道：「我也知道諸位都是江大俠的好朋友，並非外人。但因內情複雜，並有涉及我夫妻私事之處，我只想說給江大俠一聽。」尉遲炯深知江湖好漢的脾氣，索性也打開天窗說亮話，免得羣豪以爲他心目中只有江海天一人，心裏便不舒服。

江海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請楊舵主借個地方。」楊必大本來有點不大放心，但見

江海天已經慨然答允，心裏對遲炯夫婦在他丐幫重地，也未必敢用什麼鬼蜮手段，暗算江海天，江海天也不是那麼容易給人暗算的人。江海天已然答應，他做主人的只好給客人方便。當下楊必大將他們帶進密室，便即開門，並嚴禁丐幫弟子走近，以防有偷聽嫌疑，失了丐幫身份。

江海天掩上房門，笑道：「我敢担保隔牆無耳，尉遲舵主可以放心說了吧。」尉遲炯道：「因妹，你先說。」

祈聖因道：「我們是表明心迹來的。我當家的雖是幹的沒本錢賣買，但我們從蕭志遠手中搶這孩子，決非存有劫人圖利的打算。……」江海天：「這個我信得過你們夫婦。可是——」祈聖因道：「江大俠想是要知道原因，實不相瞞，李文成是我表哥，他不幸遭害，這孩子我想領他撫養。」江海天道：「我也不是想和你們爭奪這個孩子，但李文成臨死之時，曾鄭重托付蕭志遠，要他把這孩子帶來給我，由我收他爲徒。我和李文成沒見過面，但大丈夫死生一諾，李文成信得過我江某，鄭重托孤，我豈可負了他的心意？這孩子在我家習技，你們也可以常來看他。」祈聖因苦笑道：「江大俠肯收這孩子爲徒，那是求之不得。只可惜只怕這孩子沒有這個福份！」

江海天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祈聖因道：「慚愧得很，我保不住這個孩子，又給

對頭搶去啦。」尉遲炯道：「這對頭勢力極大，我們自問搶不回來，是以來求江大俠相助。」江海天道：「好，你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我吧。不管對方是怎麼個奢攔人物，我既伸手要管這事情，那就是管定的了！」於是尉遲夫婦說出了一件令江海天也頗爲震驚的事情。

他們說的什麼，暫且不表。且說羣豪在外面等待，許久不見江海天出來，禁不住議論紛紛。甘人龍道：「這位尉遲舵主以血賠罪，還劍解仇，這兩手漂亮極啦，算是好漢本色！」元一冲道：「江大俠更是不失大俠風度！」林笙較爲小心謹慎，說道：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咱們都不知道這位尉遲舵主的來歷，也不能太過相信他了。嗯，我就是怕江大俠待人太過寬厚，上當別人的當。」葉凌風恨極了尉遲炯，乘機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師父武功絕世，我倒不怕他受賊人暗算，只怕他被賊人的花言巧語騙過了。我倒有條計策，倘若我師父把賊人拿下，那就算了。如果他把賊人放走，那麼就可用這計策，稍稍耍個手段。」楊必大道：「要什麼手段？」葉凌風道：「咱們派幾個人在前頭埋伏，這賊漢子剛傷了手臂，不難將他擒下。擒了之後，嚴刑拷打，要是審出什麼破綻，那就交我師父發落；要是確無破綻，那時再放他們。這豈不是萬全之策？可以補救我師父的疏忽。」他聽了甘人龍的語氣，知道甘人龍未必贊同，但元一冲林笙二人，也

都是吃過尉遲炯夫婦的虧的，他們二人肯依計行事，有理無理，將尉遲炯折辱一場，捋打一頓，也可以稍洩心頭之氣。

那知元一冲皺了皺眉，却道：「遇君子，講禮儀；遇小人，不得已才施詭計。如今尚未知道這尉遲炯是君子還是小人，那咱們就該先示人以光明磊落，豈可當着江大俠的面便放他走，背了江大俠却又去暗算於他？」

楊必大見江海天許久不見出來，心裏正自躊躇，不知好不好派個弟子去探聽消息；葉凌風碰了一鼻子灰，也正想再下說辭；正自各懷心事，忽聽得尉遲炯粗豪的聲音說道：「勞各位久待了。」話聲未了，只見他們夫婦已是隨着江海天走了出來。

江海天道：「楊舵主，請你送兩匹坐騎給尉遲舵主，交個朋友。」甘人龍哈哈笑道：「我早說尉遲舵主是個朋友，果然不錯。哈哈，咱們不打不成相識，可是早就交了朋友啦。」

尉遲炯抱拳說道：「甘大俠的百步神拳，在下是衷心佩服。」甘人龍道：「你老哥的劈空掌力，也委實不輕。」兩人哈哈大笑。丐幫弟子報道馬已備好，尉遲炯遂與羣雄拱手道別。

尉遲炯夫婦走後，羣雄紛紛向江海天探問究竟。江海天道：「現在是風平浪靜，沒

有事啦。」楊必大道：「那孩子怎麼樣？」江海天道：「孩子的下落已經知道，不必再興師動衆了。請楊舵主向各方報訊，免得他們再與尉遲夫妻爲難。這處多承各位熱心朋友幫忙，江某感激不盡，客後補報。」楊必大道：「既然沒事，江大俠更可以多住幾天了。」江海天面有猶豫之色，甘人龍道：「那孩子不必江大俠去親自領回來吧？」元冲道：「想那尉遲炯既來還劍賠罪，那孩子們還會不送回來嗎？」衆人都是這樣推測，因此也都想挽留江海天多住幾天。

江海天不慣說謊，正自感到盛情難却，而又急着要走，甚是爲難。葉凌風道：「各位有所不知，我師妹那日與賊人交手，受了點傷……」楊必大一拍腦袋，說道：「我真是糊塗，忘記了賢姪女受傷之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江大俠自是應該回家去看令媛。」剛才尉遲炯以血賠罪之時曾說到「誤傷」江曉芙之事，那時衆人都在全神注視他的動作，對他提及的這點小事，也不怎樣放在心上，只道江曉芙所受的傷與甘人龍等人所受的傷大約也差不多，並無大礙；如今見葉凌風說話時一臉孔嚴重的神氣，衆人都意會得到，他所說的「受了點傷」，實在是「傷得很重」，衆人當然也就不便再挽留江海天了。

其實江曉芙的傷雖然不輕，但她有上乘內功的底子，服了小還丹之後，傷勢已漸漸減輕，在江海天找到她的時候，她的危險時期早已過了，用不到江海天親自回家料理。

葉凌風給師父找到這個藉口，一來是他自己想回去親近師妹；二來故意提及此事，要師父記起他的寶貝女兒是尉遲炯傷的。雖然師父已寬恕了尉遲炯，但在他心上留下一個疙瘩，也是好的。不過，他找到這個藉口，也是順便給師父解了圍。江海天也就並不否認，當下便向羣雄告辭。

赤龍駒與白童駒業已物歸原主，兩師徒正好一人一騎。馬行迅速，不消半個時辰，已出了德州城外十數里地，葉凌風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走這條路，這可不是回家的路呀！」江海天勒着了白龍駒，說道：「凌風，我正要和你說，咱們不是回家。」

葉凌風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不是回家，是上那兒？」江海天道：「咱們要盡快趕往北京。」葉凌風愕然道：「爲的什麼？」江海天道：「你的三師弟是落在朝廷鷹爪手中，如今正解往京城。但却不知他們走的是那條路，要是在路上碰不着，那就要到京城去營救啦！」

原來將李光夏騙走的那個「鹿老大」，那一晚說的全是謊話，他和李文成生前從未晤面，根本就不相識，更說不上是什麼「八拜之交」了。

那麼他爲什麼要騙李光夏呢？內裏有個因由。這「鹿老大」真名叫鹿克犀，有兩個結拜兄弟，他是老大，老二名羊吞虎，老三名馬勝龍。三兄弟合股在新連山南北的黑道

稱霸。西北綠林中人，將他們三人合稱為「祈連三獸」。

這「祈連三獸」秘密接受了清廷禮聘，在江湖上充當朝廷耳目，直接受大內總管樸鼎查的指揮。

這次捉拿「天理教」首腦的這件大案，是由御林軍統領薩福康與大內總管樸鼎查合辦的。李文成已死，樸鼎查嚴令手下，必須找到李文成的遺孤。這不單單是爲了斬草除根，而是要從李文成兒子的身上，找到一條線索，好去緝拿另一個更重要的首腦人物——天理會的總舵主林清。林清與李文成交情最好，這次他們同時逃出，就是由李文成父子假冒林清父子，引誘追兵的。李文成是以自己的性命，保護了林清！樸鼎查、薩福康等人估計，林清的行蹤只有李文成知道，李文成臨死之前，也可能將天理會的一些秘密文件交給他的兒子，所以要緝拿林清與及搜查天理會的秘密，就要着落在李光夏這個孩子身上。

「祈連三獸」接了樸鼎查的命令，分頭尋覓李光夏的蹤跡。鹿克犀知道「千手觀音」祈聖因和李文成有過一段情孽牽連，又探悉祈聖因也正在找尋這個孩子。他便一路跟蹤祈聖因，終於在祈聖因手裏，將這個孩子奪了過來。

祈聖因夫婦走出荒谷之後，越想越是起疑，因爲鹿克犀實在沒有與她爭奪這個孩子

的理由，尉遲炯是關外大盜，和西北的綠林人物也頗有往來，「祈連三獸」充當清廷鷹爪之事，雖說是極爲秘密，究竟不能瞞盡所有的綠林朋友，而且他們爲清廷効力，蛛絲馬跡，也是多少露出一些。尉遲炯未出山東境內，恰巧就碰到了一個從西北來的綠林朋友。這人是知道「祈連三獸」的底細的，便把鹿老大是清廷鷹爪的秘密抖露了。

這消息有如晴天霹靂，令得他們兩夫妻大大震驚。祈聖因對李光夏的父母有愛有妒有恨，她要搶這孩子撫養，心理本來不大正常，但無論如何，總是不願意自己所愛過的人的孩子，落在敵人手中，即或不死，終生也要過着悲慘的命運。

那位綠林朋友走後，兩夫妻相對惶然。祈聖因泫然欲泣，半晌說道：「大哥怎麼辦？」

尉遲炯畢竟是有幾分豪俠氣概，一咬牙根，毅然說道：「你大哥拚着豁了這條性命，也得爲你找回這個孩子。」

祈聖因道：「大哥，你，這，這個——」尉遲炯笑道：「李文成已死，我又知道了你是喜歡我，我還會妒忌他嗎？這孩子既是從你手中失去，不找回來，怎對得住李文成？我早已對你說過，李文成生前，我雖是心懷妒忌，但他的確是一條漢子，我心裏也是佩服他的。」

祈聖因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怕的是咱們捨了性命，只，只恐也是無濟於事。」祈連三獸「已是不易對付，何況還有許多大內高手與御林軍官。」原來鹿克犀雖是「祈連三獸」中的老大，本領却並非以他最高，尉遲炯可以勝得了鹿老大，但若是對付「三獸」中本領最高的老二羊吞虎，他自問也就未必有取勝的把握了。

尉遲炯慨然說道：「蕭志遠和李文成素昧平生，尚且不惜性命爲他護送孤兒，咱們豈可不如他了？成敗生死，聽之天命，只求心之所安吧。」

祈聖因大爲感動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對我太好了。我倒有個法子，可以救這個孩子，只不過要你受點兒委屈，你願意嗎？」尉遲炯道：「我死尚且不怕，受點委屈，又何足道哉？」

祈聖因嫣然一笑，這才說道：「這件事只有去求江大俠相助。」尉遲炯大感意外，皺眉說道：「咱們殺了江海天的女兒，如何還能求他相助？」祈聖因笑道：「大哥，那女娃兒沒有死，那晚你叫我殺她，我是騙你的，我用劍斫的是塊石頭。」

尉遲炯生平從未低心下氣求過別人，但一來是爲了成全妻子的心願，二來江海天已發出英雄帖，他到處受人追捕，惶惶奔走，也不是味兒，若不解開這段樑子，只怕在江湖上也難立足，更說不到去營救李文成的孤兒了。

這就是尉遲炯夫婦來見江海天的前因後果。江海天知道之後，可也煞費思量。

要知江海天的身份與尉遲炯不同，尉遲炯是綠林大盜，本來就是與朝廷作對了的。

江海天雖則有反清之志，暗中也曾屢與清廷作對，但表面上他總還是東平縣治下的一個百姓，有來歷可以根查，未到時機，却不方便明目張胆的反叛朝廷。

但江海天之所以煞費思量，却還不是爲了考慮本身利害，而是恐怕牽連朋友。他的班江湖朋友，情形大致與他相同。例如氓山派與丐幫諸人，都是要等待時機，始能揭竿而起的。江海天這次營救李文成的孩子，說不定要到京城大鬧一場，甚至要闖進皇宮，與大內高手廝殺。倘若氓山派與丐幫諸人參與其事，一來人多咀雜，恐防洩漏機密；二來牽連太廣，對反清大業，只怕反而有害無益。

因此江海天幾經考慮之後，終於決定了把這副担子獨自挑起，不讓衆人知道。但葉凌風是他的「掌門弟子」，他也想藉此機會，讓葉凌風多受鍛鍊，是以携他同行，事情當然也就不能瞞他了。

葉凌風聽了之後，心頭暗暗叫苦。江海天瞧他面有猶豫之色，不悅說道：「怎麼，你害怕了嗎？」

葉凌風與師父同行，心知師父必定會盡力保護他，不管敵人怎麼厲害，只要緊緊跟